

西廂會真記

唐 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于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于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西廂會真記一卷
撰者 唐 元稹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子-小說家-異聞-唐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0
編號 C6204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204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西廂會真記一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風易飄蕩自令青鳥只銜之詩中報郎
 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三五月明當
 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路

蒲東崔張珠玉詩集卷下終

西廂會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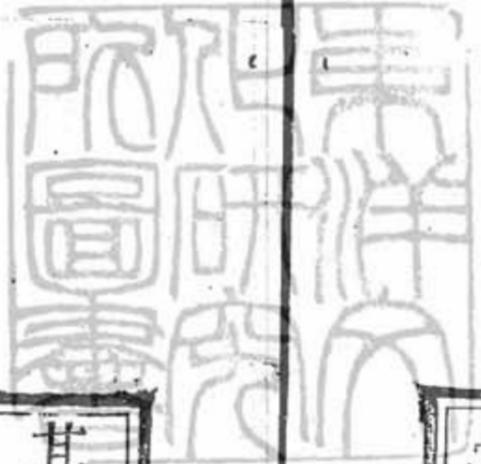
唐 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
 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
 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
 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
 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
 之尤者未嘗不留連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
 識之無幾何張生遊于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
 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于

蒲亦止茲守崔氏婦鄭女也張出于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于蒲有中人工文雅不善于軍軍人因啗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于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于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區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寔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即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

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醉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入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疑睨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之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盥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卽之言所不

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且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于枯魚之肆矣爾其謂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



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于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即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也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謠伏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本幾何誠欲寢其

甫東林五持

醉墨齋

詞則保人之好，不義明之于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于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媿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于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于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公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寢，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聲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

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太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于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死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

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于蒲會于崔氏者又累月
 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
 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入者藝必窮
 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于應對待張之意甚
 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
 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
 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
 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于崔氏之
 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
 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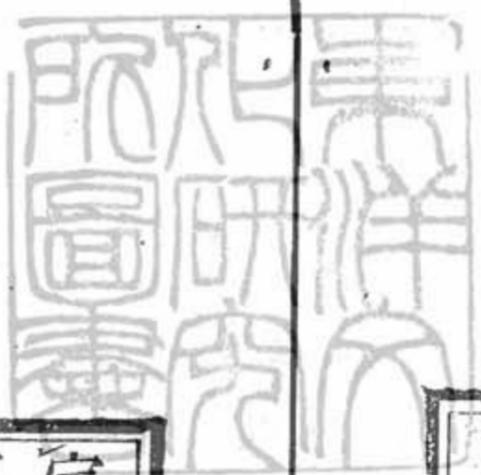
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浚感于此行然
 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盃顏
 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竟裳羽
 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獻
 歛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
 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于京因贈書于
 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于此曰捧覽來問
 撫愛過浚兒女之情恐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
 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諸物增
 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

卷之下

廿三

江子白
鄮乃女
子自稱

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
自太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于誼華之下或勉為
語笑間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寢之間亦多感咽
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寃已斷
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
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
志無以奉肅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
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
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
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



定情致有自獻之證不復明待巾幘沒身永恨含歎
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
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以要盟為可
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
沒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
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克君子下體所
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
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
玉之貞矢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
情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

清身玉言

卷之下

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嘉慎，言自保無以。
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于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
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
玉不如，中庭蕙艸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
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微
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
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
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
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瑶釵行綵風，羅帳掩丹虹。言
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

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
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
黛豔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藥馥，膚潤玉肌豐。無
方慵移腕，多嬌愛欲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葱蔥。方
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
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
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
鶯還歸洛，吹蕭亦上嵩。衣香猶灑麝，枕膩尚殘紅。暮
暮臨塘艸，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
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

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禎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咎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于時坐者皆爲潑歎後歲餘崔已委身于入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于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戒容光萬轉千迴懶下

牀不爲旁人盞不起爲即憔悴卻盞即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弃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

西廂會真記終